

你抱着的是只狼

N I B A O Z H E D E S H I Z H I L A N G

没付出，也不会为没结果而难过。
就让他回忆时觉得：原来拥在怀里那么温暖的，是一只狼。

吴小雾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抱着的是只狼/吴小雾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9. 4

ISBN 978-7-5453-0197-7

I. 你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43849号

你抱着的是只狼

吴小雾 著

选题策划: 阅读时代·张悦

责任编辑: 曹 琨

监 制: 张 娜

美术编辑: 孙丽平

装帧设计: 第7印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1

邮政编码: 519001

E-mail: zhCBS2006@126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328千字

版 次: 2009年04月第1版

2009年0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97-7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xiē *zǐ*

楔 子

习惯么，也不是习惯；也还有不自在。冷么，也不是冷；北京跟南方一样的炎夏。怕么，也不是怕；一个人看鬼故事亦能活到天亮。孤单么，也不孤单……偏偏也说不出爱。

不过是毫无预警被紧紧抱住的感觉，让人，贪恋。

仿佛珍视。

仿佛思念。

不是没人珍视，却着迷于一种表现。

就让自己也觉得无知。

不知者无罪。

烦恼只是没心没肺。

碎碎的猝不及防的念头狼一般凶狠蹿出，用更凶狠的狼王的态度吓阻：别傻！

要让自己不俗，于是不问，不好奇；不想，不要求；不慌，不等待；不卑，不自恋；不粘，不表达。话能短则短，想法简单，不重要的可以反复谈，每次谈到都笑。重要的把它忘掉。

便无可为，无不可为。

他叹：你啊你……

永远不接收这种语气，永远准备好安全话题，学会误解过分的宠溺，起码不要让他知道你的在意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，也什么都别给予。

不要花朵，别给阳光；

不要奇迹，别给希望；

不要指责，别给承诺；

不要同情，别给沮丧；

不要将来，别给过去；

不要理解，别给善良。

没付出，也不会为没结果而难过。

就让他回忆时觉得：原来拥在怀里那么温暖的，是一只狼。

Chapter 01

大唐煌煌盛世，玄宗开明前半生，晚年情势急转而下，亲小人远贤臣，杨国忠、李林甫当道，藩镇坐大，国家危机重……

“嘟嘟嘟。”

最小化在线阅读网站，纤纤葱指按下免提，檀口中逸出的声音慢条斯理：“您好，恒迅集团。”

“连翘，帮我带份午饭回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声音加进些许不自然的活力，“安总还有其他吩咐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待对方结束通话后关掉免提，连翘低头看看腕表，距午休还有段时间，打开网站继续欣赏刚看个开头的小说。

旁边工位的燕洁轻啧一声：“狐狸……可以啊！人家吃什么都不用问。”

连翘对同事过于暧昧的语气习惯性地不做任何辩解，只把脸侧过来，眼角又上翘了半度，斜刺里飞给她一道不安分的眼风。

“打住！”燕洁不屑地伸出手掌竖在眼前，“我正气凛然，妖气不侵。”

连翘嬉笑：“那你挡什么挡啊？”

另一位前台小莫也加入规劝行列：“您快甭跟我们这儿浪费了，免得过会儿还得充电。”

燕洁连称是极，“要电力十足地进去送外卖。”

连翘捂着胸口，“卿们放心，电源在这儿。搏动不息，放电不止。”

恒迅集团的大理石LOGO墙前面，三个女孩子笑得各安心思，直到又一串铃声响起。小莫抬手压低那两人的笑声，接起电话半秒钟又恢复了调笑的表情：“三线。牙刷。”

连翘在胃里呻吟，接电话——未等出声已被抢白：

“莫莫好讨厌，怎么可以给人家乱起外号。”粗嘎的男性嗓音被刻意夹细，让人有多少汗毛都一根不剩地竖起来。

连翘请求：“您请吃了药再与正常人通话，牙先生。”

被唤做“牙刷”的男人开心地嘲笑：“一群普通话三级丁等的还做接待呢。在你们楼下了，出来涮火锅。”

连翘持着电话刁难地撇嘴：“又是这个，真没诚意。”

再说火锅不方便带外卖的。

写字楼对面的商场里，顶层云集了中外佳肴的大小食肆，四顾之后，牙刷仍没解开紧锁的眉头，他问连翘：“我怎么叫有诚意？你要是说吃人肉才叫有诚意，我立马把自个儿片了。”不停顿地一口气说完，自己先笑了，“听着还是涮火锅。”

连翘扭头看他一眼：“我觉得像是全聚德的……”

牙刷听出话外音，扯扯她那头大卷发：“我认为把我片下来卖，很！不！划！算！”温柔地咬着牙询问：“你说是不是呀，狐狸？”

连翘心虚地抽回自己的头发，指尖绕着发尾打量他的姿色，没敢说他片不片都卖不上价这种话。一阵玲珑叮当声入耳，打断她的腹诽。

身边的店子是家云南菜馆，迎宾员身上的服装有着斑斓的色彩和绣纹，配饰夸张而华丽，暗红色珊瑚珠串，繁琐的贝类耳饰，银制挂坠和链子重重叠叠缀满全身，举手抬足皆作响。

哗啦啦哗啦啦。

哗啦啦……

“看什么？”牙刷搭住她肩膀，“要吃就进去。都看呆了你。”

恍如在梦魇中被惊醒，连翘骤然回神，将将辨出身处何地，已被强行带入，浑身没半点力度地抗议：“这儿太吵了，牙刷……”

他更正自己的名字：“杨霜！”

如果他愿意，唤他“皇上”连翘都没意见，只是这家餐厅她实在反感，落座之前一直试图阻止这个会错意的男人，然而到底还是被按下坐好。连翘不听扰人心的哗啦声，把注意力锁在菜单的图片上：“牙刷，云南菜很清淡的。”

杨霜很高兴她留意到自己喜欢重口味的食物，便也不吝于表白：“只要你喜欢，我就是陪你吃火星菜都行。不过你得给我改改口。”

牙刷是个名词，不应该是名字。奈何“杨霜”二字，儿化了念起来，任谁听都是“牙刷儿”。为此杨霜颇懊恼自家老爷子，名字起得一点水平都没有，连带地害得外号也平淡无奇，牙刷一听就是谐音，没点技术含量。人家狐狸也是外号，起码是个象形的取法。

狐狸姓连名翘，但貌合其号，眼头尖细，边角飞挑，媚如狐妖。

年前那个冬天，马路边上一眼看到她，零下十八度，杨霜感觉自己和周遭的雪一起化了，丢下刚从商场出来尚未上车的女伴，踩下油门跟上了她搭乘的公交车。一路过了八达岭高速，又闯了两个红灯，终于看到这只狐狸下车。他车子都没停稳就追出去搭话，小区门口的保安正大光明地向他投来戒备的目光。

她对他几十公里跟踪过来的行为没有太大惊讶，搓着手念了自己的手机号，还盯着他的屏幕纠正：“不是狐狸，是连翘。”

路灯下面雪花横飞，背着光的连翘，眼睛依稀是两道弯弯的昏暗的下弦月，有小片雪沫落在了睫毛上，被呵融成水珠，折出一星妖邪的光芒。杨霜喉结做了一个往返跑，低声问：“到时候我约你，有空的话会出来吧？”

连翘笑道：“要不然给你号码干什么呢？但是别指望跟我发生不正当关系。”

杨霜心说这女人真不纯洁。而纯洁的他，却被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刺激得几乎立刻就有了生理反应，差点失手掀掉她那顶兔毛帽子，看是不是有一对毛茸茸的耳朵长在头顶。

段瓷听了此事感到怀疑：“按人品推论，你应该是想掀掉这女人的衣服才对……”

杨霜极力想向表哥形容连翘的模样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，很意识流地说：“长得就跟古代人似的。”段瓷不理解这个年代要追溯到多古，洪荒吗？杨霜也知道他不会有好话，自己解释道：“就是有很多狐狸精的那个朝代。”

杨霜终日厮混脂粉堆，擅长用数据来介绍女人的身材，往往很精确，描述起容貌来却是匪夷所思地笨拙。但这不足以说明此人不善言辞，只是术有专攻罢了。何况男人对老婆以外的女人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，所以连翘对杨霜的印象也一直就是

除了聒噪无二选，幸好他的话题通常很下饭。偏这顿午餐用得实在不舒服。

本身连翘就对云南菜没太大好感，佐以往来服务员身上零碎饰品的碰撞声，更是让人胃口倒尽。心下不情愿在这儿坐着，一把小匙在碗中舀起又放下，似乎汤碗里不是鲜香味浓的牛尾树花汤，而是杨霜吐出来的苦水。

杨霜足有一周没找过她，想是杨老爷子此番来北京查账又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人身伤害，不让他说够，他肯定会跟去公司，这人最不懂得“胡来”二字什么含义。

据说杨家打民国时起就在香港经营珠宝生意，到杨霜的父亲杨文启已经是第四代，打破了富不过三的传统。杨文启在二十多年前就把生意扩展到内地，买卖一帆风顺，最大的风险当属杨霜。杨霜母亲去世早，留他这根独苗存活于父亲的生意与生活的空隙里。在北京长大的杨霜，不但不具备发展中国家公民的姿态，反倒以发达国家物质水平严格要求自己，除了一身纨绔子弟的缺点，什么也没养成，只差烧钱看纸灰玩了。杨老爷子想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，无奈之下采取经济制约，结果杨霜手紧了就去店里要首饰，专挑最粗的金链子拿出来拆现钱。老爷子隔一段时间会从香港回来点货，每每对不上账的，肯定有他的签字。于是，三十出头的大男人还屡遭亲爹拳脚伺候。

这种事杨霜拉不下面子在别的女朋友面前说，只好对知情一二的连翘倾诉，指着额角那团淤青，心情特委屈，可对自己做的那些混账事根本一点惭愧的意思都没有。连翘又气又心疼：“缺你吃缺你穿了，就不能少拿点儿？”

他脱口就说：“凭啥少拿啊？怎么都是挨揍……狐狸，你说我怎么才一个月没到就弄出去三十多万？”

连翘叹服：“你这个月又追了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杨霜思索着摇摇头：“我怀疑有人盗我签名！反正那些账单我也没看。”

他问得认真，连翘直想抽他：“谁还有你那么大胆子！你使钱没数，现在民生品都涨价，金价见风就攀也不稀奇。”

杨霜听不太懂，傻乎乎问：“是吧？琳娜还给我瞒了两笔，真多余，让文爷查出来打得更欢实！”

“有钱赶紧补上，别把琳娜也拖下水。”杨霜的事，连翘多少也听过一些，“她不好向你父亲交代的。”

杨霜气说：“她才不用交代！她就是真偷店里东西，我爸也得算我头上。”

连翘嗤笑：“什么话不好说？”

杨霜挑着米线呆了一下，笑起来：“哈哈，不是指琳娜什么，我说我自己。像十一说的，有一天我们家店让人抢了，文爷都得以为是我雇人干的。”

十一，也就是段瓷。连翘不知这名号的由来，只道他们这伙人向来说话没禁忌，段瓷更是出了名的地狱嘴，连翘亲眼见他两句话把杨霜辛苦半月追到的女朋友说得当场翻脸。杨霜恼了一会子工夫，又颠颠儿地凑过去喝酒瞎闹，自嘲男人雅量，不为女人跟兄弟翻脸，背地里说段十一，除了那个幼儿园小阿姨许欣萌，没有女人受得了他。

话赶到这儿，杨霜又说：“你也受得了他。不过他跟你说话比较客气。”言罢感觉哪里不对头，怪异地“咦”了一声。

连翘狐眼弯弯：“我又没招他，干吗对我不客气？”推开早已凉掉的汤碗，招来服务员点菜打包送外卖，顺便催那混世魔王：“你快吃。我得早点回去，安总等我给他带午饭。”

杨霜闻言干脆停下不吃了：“谁？哦——安迅。”恼火地挑高一眉，“干吗支使你干这活儿？”

服务员写菜单，腕上也是脆响声声，连翘忍无可忍，白着一张脸匆匆挑了两个炒菜打发走人，这才回视杨霜的捉奸相。“他不常来公司，没有专门文秘，难道让总助去买饭？”

杨霜无话可说，敛了眉毛嘟囔：“有时候真觉得你们俩不简单。”

连翘只在鼻腔里哼哼发笑：“说实话吧，但凡跟我说过五句话以上的男人，你都觉得我们关系不简单。”

杨霜顺势点头：“你正眼瞧过的男人都值得推敲。”忽地眯起眼，神秘兮兮一副诈供的脸嘴说道：“我有一次看过你下班坐安迅的车。”

连翘怪笑一声，也不恼他，却问：“那没过去捉现行吗？”

杨霜被问得底气不足，因为当时自己身边是刚追到手的大学生妹妹，自然没工夫上前捣乱别人。抬头看连翘笑得促狭，想必她也料到，挥挥手告饶：“得，谁也甬挤对谁。不过你毕竟是女的，安迅又是你老板，有些话好说不好听哦，别怪哥们儿没警告你。”

手指把玩鬓角薄碎的棕色发，连翘眼波横流：“谁跟你是哥们儿……”

美女职员与单身男上司有情色传言，风吹浪走，再平淡不过的自然现象。连翘不在乎和安绍严的关系好听不好听，她印象里也不过只在某个迟到的早晨偶然与他同乘一部电梯。之后，有关她是老板钦点才得进恒迅，还是进了恒迅才傍上老板的猜测，便在公司里甚嚣尘上。

安绍严也就是恒迅的大老板，为与公司名字搭对，后取了安迅这个推广名。

恒迅这两年积极发展外地业务，安绍严并不常来公司，而连翘上班半年没有迟到记录，偏一开先例就遇到见首不见尾的神龙。说不清的巧合是其一，连翘的相貌颇惹人非议是另一个原因。她不够美，可惜就太媚了，依着段十一形容的是：上好的一张情妇脸。身为当事人之一，连翘对充斥耳边的不善言论完全持麻木态度，兴味缺缺地接受来自各方的注意力，完全用不着关心这些版本传到安绍严耳朵里。因为安绍严只会比她更无所谓，对她的态度挺没分寸的。每每这时，燕洁最常做的就是踩着舞点子，摇头晃脑地对连翘唱：

“我变成小狐仙和你脸对脸，月光中脚步声沙沙响。”

连翘整天整天地听，也会唱了，还自己替自己打拍子，恰恰恰……

高跟鞋一路磕打，快乐地上楼来，钥匙刚对准锁，对面房门开了。房东姜阿姨想是守在门口有光景了，探头探脑地确认是连翘，这才从门后闪出来同她说话：

“刚下班啊，小连儿？”

连翘疑惑地点点头：“啊，刚回来。阿姨您吃饭了没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老太太朝连翘身后尚未打开的房门瞄了一眼，“连儿啊，阿姨唠叨你几句，你别嫌烦啊。赶明儿你得跟你朋友说说，可不行那么铆劲儿踹门啊，没带钥匙就敲我屋门，我这儿不有给你备用的吗？咱说门板儿踹几下没关系，这影响邻居休息多不好啊，是吧，闺女？”

连翘心下有数，连连赔了不是，把人哄进屋去，这才开了自家房门。

窗外已是薄薄暮色，塔楼的房间还是很暗的，墙角一盏钓鱼灯亮着。沙发上横置个又瘦又长的段瓷：头枕扶手，短发与地面平行，露出饱满的额头，眉峰明显，眼窝与鼻梁搭建着立体角度，唇瓣起伏如峦，自然地勾勒小小性感，相对于男人而言略短的下颌缓解了轮廓的冷硬。节能灯的白光斜射过来，在那半边眉眼覆了层银晕，像是某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——如果他能起来摆个深沉好看的造型而不是在沙发上挺尸的话。

听见门锁声，他扭头看了看她，轻颤的睫毛让这张侧脸的剪影生动起来。连翘换了鞋去冰箱里取凉水，问他：“喝多了？”

段瓷含糊应一声，又合上眼睛模拟僵尸：“我要不喝多能进得来吗？”他在门口干呕，对着钢筋铁骨的防盗门又拍又踹，对面出来一老太太，看看情况，立马折进去拿钥匙替他开门，连问也没多问一句。想想就替她担心：“你们房东不把你这当人家了，有敲门的，她就给开了。”

连翘仰头喝光整杯水，擦着冰凉的嘴唇调侃他道：“人姜阿姨精明着呢，要不是看见你总来，一进小区她就得问你找谁。”

段瓷坐起来揉揉颈子，顺道解释了自己常登门告扰的原因：“我最近在这附近看项目。”眯眼瞧着她的动作，想告诉她猛灌凉水对肠胃不好，说出来的却是：“也不说给我倒一杯。”

连翘斜眸看他，依言倒了水，用自己的杯子。水很凉，瞬间就在杯子外壁凝结上水汽，她把杯子递过去，沾了冰水的手指顺势在他脸颊抹一下。段瓷刚喝了一肚子酒，胃烧疼，受不得凉，只啜了一小口，在嘴里含着，被她没有任何前兆的小动作吓到，咕声咽了下去，不大高兴地瞪视她。她只无辜地嘻嘻发笑，在彻底惹火他之前找话题转移注意力，说的是白天杨霜假释出来找她抱怨的事。段瓷忍俊不禁，说那败家子儿并非缺钱严重，不过是想惹老爷子注意，根本就是没成年的行为。

连翘轻笑：“可不就是小孩子，用这种偏激的方法。”

想自己也用过偏激的方式引大人注意，黯了目光微微走神。

段瓷倚在沙发上定定看她：“你在算计什么，狐狸？”

连翘烦恼道：“算算牙刷送了我多少首饰。”庆幸自己并不爱戴那些，八成都还是新的，回头拿给他补账。

段瓷摇头：“他送出来的东西哪拉得下面子收回去。”

连翘本来也没打算还到他手上，只怕就算硬塞给他，他也是转个身送别人。
“琳娜号码告诉我。”

琳娜是杨家养女，不但要照应杨家在北京的大小店铺，还得筋疲力尽为那扶不起来的阿斗隐藏罪行。

段瓷低头在电话本里翻翻找找，调出一个号码看她记下。

连翘边存号码边说：“琳娜真够不容易的。”

段瓷失笑，“那是，没她掩着，刷子爹一怒之下搞不好要白发人送黑发人。”他笑的时候，两颊各现一个长型酒窝，混淆了年龄，非常孩子气。

说的话倒也孩子似的没顾忌。

连翘常会想，这样一张嘴巴，怎么在商场跟人谈合作，还不得四处竖敌？偏他这资深媒体人的交椅坐得甚为稳当，得承认他尽管说法极端，主题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大概做得好的人，多有刻薄的恶习。

段瓷是典型的激进派，做法类似得志少年，看似冒失却每每成功，给人造成一种运气好的印象。但十年如一日的运气，也真是常人难修炼的道行。事实是他脑子活，关于行业动向的掌握足够精准，有些东西别人没想到，他已经做出来了。经他翻新的新尚居传媒，连珠炮般策划了若干产品，至今仍是同行竞相效仿的营利模式。

任何种类的市场上，利润永远是最没有争议的实验报告，直接有效地证明了实力的存在，也将公司置于风投者贪婪的触角范围内。逐利而动是资本的逻辑，从种子期天使投资的冒头，到破解被并购的危机，直至PE的关注，段瓷的身价最终同新尚居股价一起水涨船高。

至于那些逆向操作的造势手段——媒体圈似乎已经习惯了集体接受他的洗脑。

连翘所知自己公司的项目推广计划，向来交由新尚居全盘打理，两位掌门人业务上往来甚频，话题自然不仅局限于业务本身。安绍严曾评价说段十一是个很有想法的人。据说在大多开发商忙于在住宅市场里掘金时，段瓷就常建议他做点“高级玩意儿”。一番谨慎考察，恒迅将大笔资金砸进持有型商业物业领域，几乎同时，地根银根双紧，政府调控指向住宅开发，几纸限令使得火暴多时的房地产业瞬间陷于茫然局面。先知者如安绍严，因先出一招，化被动退市为主动转型，未被秋风扫。

相应地，其他媒体还在地产怪异现象上大做文章，新尚居已从容不迫地将若干大型商业项目的整体品推任务轻松接下。说起来单是北京的几个大型国企，已经足够新尚居吃到消化不良，但段瓷仍在令人提心吊胆地折腾着。

连翘没问他来这附近追什么项目。段瓷平日里拿工作当消遣的，今天到了这么久都没提及，想必还未摸入门道，并不愿多透露。就见他接了条短信，读完之后笑着回复，颊上两个深深的酒窝又现，她看得微微出神。表情却被他余光捕捉，手上动作稍停：“累了吗？”

她打个呵欠，目光呆滞地掩着嘴巴：“还好。今天统计考勤，眼睛有点儿花。”

段瓷心疼地拍拍她的腿：“洗个澡，早点儿休息。”起身拿了茶几上一副无框眼镜架上鼻梁，又摘下来，眯眼看看透明镜片上的细小灰尘，对着吹了吹，随口提议：“要不换个轻松点儿的工作给你？”

连翘微愕，仰头望过去，却在撞进他眼睛前遇到两弧浓密睫毛，想看到的信息都掩在了睫毛下面，饶是再费力也读不出来。又是一声短促的信息提示音，段瓷忙不迭戴上眼镜低头查看。她垂眸把玩指甲，猜测道：“牙刷？”

他专注于看信息，无意识地应她一声，片刻后才反应过来她的问话：“嗯？不是。”也没多交代。不过满脸的笑意昭示着愉快的心情，声线也有抑制不住的得意，收起手机继续之前的话题：“实在太累就去我那儿，行政部供了不少花瓶，不差你一个。”

明明是好意，也亏他能说得这么难听，她扭过脸冷哼：“新尚居的股民可不盼

段十一劳心这种琐事。”

他闻言大乐，笑脸却与准备恶作剧的孩子一致。连翘盯着那努力控制上扬的嘴角，心知他是趁机把古怪的喜悦释放。

段瓷与她视线相交，则直接发出贼溜溜的笑声：“明儿下班之前没给你电话，晚饭带我一碗。”走到门口又忽然回头，正看见她一股脑儿将他喝剩的水灌进肚里，极纳闷地嘟囔道：“快睡觉了，喝那么多凉水干什么……”

喉管里没流下去的水呛进气管，连翘屏住呼吸，紧抿双唇冲他妩媚展颜。

段瓷不明所以地看着她的异样，推门出去，隐约听见剧烈的咳嗽声响起，不觉莞尔，到底也没说什么。一路步伐轻快，坐进车子打开了空调，凉风拂去手心细汗之后，按下手机快捷键拨出。一接通就听见助理小郜迫不及待地邀功：“全场只听新尚居代表对着项目基本资料的PPT洋洋洒洒，美国人眼放翠光，报告一结束就哗哗鼓掌，只差一拥而上，连点悬念都没有。哈哈，我真是从来没这么风骚过啊，老板。消息应该连夜就传回香港，您可以做好去总公司受封的准备了。”

段瓷靠在椅背上，手搓眉心轻轻发笑：“辛苦哥儿几个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资料详尽，我们动动嘴又能辛苦到哪去？啧，这次中标，起码又给那些财经频道加半个月话题。我肯定除了您，谁都想不到甲方会折腾出这么一个项目。现场只有E.L.I.那位您垂涎已久的美人鱼似模似样地讲出了一二三条，总算没毁了专业顾问的牌子。剩下的两家用说做点评定位，估计连项目具体方位都很模糊，狼狈得那叫一个溃不成军。”

“果然没高估E.L.I.吧，会后跟苏晓好接触了没有？”

小郜哀嚎一声：“还是您亲自出马搞定好了。我宁愿通宵写案子。”

颇有趣地挑眉，段瓷问：“当众被掀回来了？”

“相反，她主动过来跟我们搭话。语气相当之讥诮，‘新尚居真不安分，传媒界闹够了又想在地产圈革命。’赵科顺势半开玩笑地问：‘那苏小姐有没有兴趣一起革命呢？’您知道她怎么说？‘行啊，让段十一拿出点诚意给我。’赵科和我实在是接不下去了。挖墙脚的买卖干了这么多年竟然被砸了脚，就没见过这么冲的主儿！反正您有什么手段就使去吧，友情提示：‘诚意’仅止于经济上的诱惑，可不能为事业献身啊，老板。”

段瓷扯扯嘴角：“权看利害轻重怎样。”想了想又问，“小郜，你需不需要配个秘书？”

小郜的疑惑声从听筒里低低传来。

段瓷眨眨眼，连翘那张兴趣淡然的脸消失，他语调奚落：“苏晓好如何？”

小邵顿悟到被上司戏弄，爆笑：“您要是舍得，当保洁我都不介意。”忍不住又叮嘱，“对付美人鱼，小一万个心。”

段瓷驱车驶出小区：“放一万个心，她还不够我对付。”

“那就好。对了，十一，甲方临时砸出的那项目，位置那么偏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碰巧。”他实话实说。

古训不可一概论，红颜并非皆祸水。

施工现场的明黄色提示灯自车右侧掠过，段瓷瞥了一眼，迅速调回视线看车的前进方向。

连翘住得确实太偏僻，等这几个项目盖起来，只有路灯装饰的夜景，应该会变个样吧。一个好的商业项目需要具有这种程度的效应。

连翘给琳娜打了电话，约时间退还首饰。对方略显为难，大概在斟酌被杨小爷发现和差账两害孰轻孰重。连翘只好笑着提醒她：“你觉得他会记得送过女人什么吗？”一句话打消了琳娜的顾虑，欣然应允。毕竟有杨霜在身边，一个不小心，她就会沦落为父子之战中最无辜的炮灰，随时都有阵亡之忧，连翘此举无疑还是提高了她的安全系数，无论如何要宴请答谢。连翘推脱不掉，只好应下，这才哄她挂了电话，自己则打卡来到前台。

眼看已近九点，前台只来了她一个，连翘稍有些纳闷，燕洁每天恨不得背着卡钟来，可小莫一向到得早。左右两边办公区各扫了一眼，以为她到里面与人聊天。小莫没见到，却见三五聚堆围着电脑指点，或几人共阅一份报纸，表情似惊似赞，距离甚远听不见讲话，可也依稀感觉沸沸扬扬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。好奇归好奇，连翘倒没兴趣细探听，反正她身边坐的是恒迅知名广播员，上到国家政策法规发布，下到商场打折信息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报，连翘只坐等听现成。然而经过前台的两位同事谈论中，几个熟悉的名词不及防入耳，让她没法彻底忽略。

“一出手就挤掉E.L.I.拿案子，可见新尚居是做足准备入市，怎么一点前兆也没有？”

“只怕有风声出来都没人会信。虽然还是地产圈，从媒体转型甲方哪那么容易的事，就只有段瓷想做就做。”

“顾问机构还不算甲方吧？”

“现在是统归代理行，看从项目哪个阶段介入了……早上好，美女。”

连翘笑着回问好。两人向茶水间拐去，关于段瓷和新尚居的话题仍在继续。电梯叮声而停，门开启，安绍严戴着他的招牌太阳眼镜现身公司。正与那两名员工走了对面，互相打过招呼，安绍严点头，视及前台孤身一人的连翘，手里一包早餐递给她：“小寒做的。”

连翘怪罪地挑眉：“就这么随便处理人家的爱心了？”

安绍严点着胃的位置，表情甜蜜而头疼：“大清早怎么吃得下？还是给能享用的人吧。她知道是你吃了可能更高兴。”

连翘正想问小寒的感冒有没有好些，突然听见一阵尖笑，扭头一看，燕洁正从左侧办公区跑出来，小莫跟在她身后，两人嬉闹着争抢一叠报纸。见到安绍严后慌慌停下，毕恭毕敬叫“安总”，小莫趁机一把抢过报纸。安绍严推推眼镜，情绪大多掩在了深色镜片下，这给身高只有一米七出头的他平添不少压迫感。没再多停留，手指在前台台面上敲了敲：“买午饭还我。”

连翘略欠身子翻白眼：“好的，安总还有其他吩咐吗？”

“没了，谢谢。”他转身向自己办公室走去，路过犯错小孩般僵立的两个前台面前，伸手抽去了那份惹祸的报纸。

燕洁和小莫闪身让行，待人影消失后才相对吐吐舌头回到自己位置，各自沉默数秒，燕洁说：“我总觉得连翘和安总这个对话是暗号——‘安总还有其他吩咐吗？’‘没了，谢谢。’莫莫你有这感觉吗？”她模仿两人对话的语气，竟然惟妙惟肖。小莫笑够了，正准备配合开口，连翘撕一片面包塞进她嘴里，给燕洁抛个媚眼：“我跟他还用什么暗号呀……”

后者霎时无语。

小莫吞下面包，看看总裁身影已匿进办公室，啧啧说道：“不知道的以为咱是影视公司呢，老板拾掇得跟偶像剧男主角似的。”

燕洁附和：“是极，那副墨镜，遮得住他倾国倾城的绝美相貌，却徒添了他神秘莫测的致命气息。”

连翘笑不可抑。虽然她也承认安绍严确实好看得过分，但这把年纪了还被人说成倾国倾城就太妖孽了。

小莫忽地以拳砸掌，极哀怨地瞪视燕洁：“还我报纸！”燕洁心虚地呵呵，眼看小莫的拳头就要伸过来，她连忙许诺待会儿午休去买。

连翘猜测道：“今儿报纸里有商场代金券吗？”

燕洁摇头：“没有，不过有莫莫理想情人的照片，原打算做剪报的，可惜……”

小莫笑骂：“去你的。才没你那么有病。”

连翘想起小莫和燕洁常挂在嘴边的那位，“段瓷？”好奇道，“他来过公司找安总吧，本人都见过了，还要那些图片干什么？”

小莫颇惋惜地说：“可是他本人没有照片好看。”

连翘笑意上眼：“听着可不像夸他。”

燕洁在旁边尽八卦的责任：“那种铜版纸印出来的人物效果确实是不错啊，纸是亮光光的，段瓷也像闪闪发光一样。哎，小莫，段瓷几岁啊，有三十吗？”

小莫没好气：“废话。”

燕洁卖力讨好以求减轻罪刑：“看着可真年轻啊，像跟咱小莫同班同学似的，可你看人那事业……狐狸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段瓷杂志电视广告做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改行盖商场了，今儿各大报纸头版头条。哎呀，我们聪明勇敢的段瓷，那叫一个特立独行，那叫一个与众不同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都坐船去吧。”

小莫终于喷笑：“你天桥儿底下说书的是吗？”

“莫莫我绝对支持你，跟段总好好发展吧，以后姐们儿逛他商场，买衣服多给打点折。”

“甭这儿嬉皮笑脸，报纸这茬儿给我记着啊。”

连翘低声重复：“盖商场……”对这种说法啼笑皆非。

如果之前那两名同事所说没错，新尚居应该是在E.L.I.手里撬了生意，而E.L.I.是国际知名的商业地产综合服务商，总部设在澳洲，除了自身投资进行商业物业开发外，在中国市场的主营业务是商业顾问全程代理，与开发商是两码事儿。不过先不提顾问与开发的区别，单是商业地产这个名词，在中国兴起也没有几年，不只小莫和燕洁搞不懂，可能很多房地产业的业内人士也说不清具体区别。

杯沿抵着嘴唇，连翘想起那个有着狭长酒窝的男人。这么看来此次竞标的代理项目是哪家不重要，段瓷打的算盘恐怕是借着与E.L.I.公开叫板的新闻，高调宣布新尚居踏入商业地产顾问行业。不愧是媒体出身，这种造势小手段使得简单而有效。

“狐狸——”燕洁指指她的电话机，眼睛像内线提示灯一样闪闪发光，“你发呆哦！”

连翘接电话，瞥她一眼：“不要学牙刷，好奇怪。”

安绍严语气不耐：“午饭别订了，小翘，给我把段十一约出来。”

安绍严也好奇怪，连翘边拨着段瓷的号码边想，为什么让她来约人？